



源於真 李漢源

誰是老闆？

要一個節目夠隆重，就必須帶出當中的「儀式感」。

因此每個隆重的節目中，總會有一個重要「儀式」是需要「主禮嘉賓」來完成的，而很多時主禮嘉賓也只是為了主持儀式而來。我所製作的除夕倒數活動，儀式自然是倒數，而主禮嘉賓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。

當年除夕倒數夜特首到來出席儀式，因他是香港特區之首，大會特別安排用船接送他從港島到文化中心，上岸後步行約30秒就可以到達會場，沿途路線可不受參與除夕倒數的群眾影響；但有一次，梁特首早到了，雖然我有通知特首辦工作人員，希望梁特首遲2分鐘才上岸，便可直接步入會場，不用在公眾地方停留，奈何最後不知道是溝通上出現問題還是特首覺得沒有問題，特首就早了2分鐘上岸，站在公眾地方等直播開始，雖然離公眾仍有一段距離，但當時讓新聞畫面拍攝到，形容特首給公眾滋擾了2分鐘。

而經過該年的「滋擾事件」後，翌年大會把除夕倒數改為「按鈕儀式」，而整個儀式放在維港海中心船上舉行。這樣的方式，對電視製作來講就複雜很多：首先大部分出席的嘉賓會在文化中心天橋上，只有很少部分的主禮嘉賓就在船上，大家分隔兩地，很有疏離感，像不是參與同一個活動似的；另外在電視製作工程上，是如何把直播船上除夕倒數儀式的訊號送到文化中心作現場直播，讓現場嘉賓觀賞得到儀式呢？通常電視訊號我們會利用微波發射器直接送到文化中心，而微波發射是直射指向性的，該年的改動讓儀式在海中心舉行，其位置會因水流而不斷移



除夕倒數過往排情況。 作者供圖



翠袖乾坤 連盈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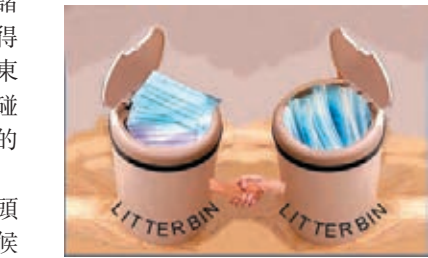
2020之後

明天便送走2020了，全球人類第一個新年願望，當然是踢走那個0之後，可以逐漸摘下口罩，好等無形新冠肺炎從此絕跡不再肆虐吧。這疫魔也太可惡了，整整周遊列國幾百年，困擾得全球60億個鼻子嘴巴無日安寧。

口罩，怎麼不是令人討厭又迫不得已天天親切接觸的厭物。只是退一步想，縱使它給我們生活上帶來千般不方便，原來也有它的好處。就是防止新冠肺炎之餘，它同時也防止不少其它不同類型細菌的入侵，每天疫情報告新冠確診消息期間，雖然普通流行性感冒不至於完全消失，相對也比最近兩年減少了吧。口罩無形教我們不自覺間從頭認識衛生的重要，至少有些常識，還是新冠肺炎出現之前，大家就不曾認真注意過，諸如洗手不止單洗手指頭，手指腳也得要洗個乾淨；握手可免則免，來個東方方式禮儀雙手合十好了。(手肘相碰潛伏對抗意味，只是不知禮為何物的西方思維。)

所以不由不讚賞自幼習慣穿戴頭巾、罩袍的民族了，相信他們因氣候變化而感染季節性疾病，一定比五官長年暴露陽光下的城市人為少。

如果2020年新冠肺炎以外其他呼吸氣管疾病的確比兩年之前減少，那麼2020年也有我們忽視了它另一大功，可稱之為衛生年了。不過也有意外的顧慮，傳染性疾病是減少了，生活習慣普遍改變之後，為防疫減少外出，更多日子窩在家中，運動少了，飲食失調，多糖多油外賣吃多了，放寬限聚令期間，報復性大飲大食的次數相對也多，飛機活躍的膽固醇/高血糖會不會超標？加以「報復」心理不正常，導致抑鬱也有可能。一向不受束縛活潑慣了的都市人，幾百日口罩的困擾，就很難心情不受影響。所以真要自我調節情緒，防止外間細菌襲擊之餘，也別讓身體內部機能受損，2021，真的最要身心健康。



但願疫情消散後，此輩潔來還潔去！ 作者供圖



獨家風景 呂書練

漢學家與中國

最近，著名漢學家傅高義(Ezra Feivel Vogel)以90高齡逝世，頗引起華文輿論界關注。除了他是《鄧小平時代》作者外，也因為他是最早來中國實地研究的當代西方學者。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，當西方社會對新中國仍心存戒心和抗拒的時候，他已從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開始，學習中文，了解中國歷史、社會文化和政治制度，更早在1969年出版了《共產主義下的廣州：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(1949-1968)》一書。

之後，為了進一步了解中國，他不但來到香港以近距離從事研究，更一度到廣東居住7個月，接觸當地人，進行大量田野調查，寫出了《先行一步：改革中的廣東》，成為最早研究改革開放實踐的西方著作之一。傅高義雖年已九旬，但猝逝前的健康狀況良好，一個月前還以視像方式出席北京《財經》雜誌主辦的「2021：預測與戰略」年會，並在發言中呼籲中美盡快恢復對話，促進經貿與學術交流，反映這位「中國通」對兩國關係惡化的關切和擔憂。

我想起早年認識的德國漢學家馬漢茂(Helmut Martin)。跟傅高義不同，比他年輕十歲的馬漢茂研究文學，他1961年入讀慕尼黑大學中文系時，

全班只有5個人，學的卻是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之類的艱深古文，以致他取得漢學博士時，還不會講漢語。直到他到台灣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，才開始學說漢語。其間認識了當時在台大學英文的女生廖天琪，並在當地結為夫婦。在中德1972年建交時，他獲德國外交部聘為翻譯，見證了重要歷史時刻，也成為他日後將研究重心從台灣轉至內地的契機，研究當代中國文學。改革開放後，他不但在德國主持了「中國新時期文學討論會」，更組織翻譯了許多中國當代文學作品，擴大了中國文學在德國的影響力。他也是最早向西方介紹高行健作品的漢學家，推動翻譯了《靈山》等作品，對高獲諾貝爾文學獎頗有助益。

可惜，這位熱衷於文化交流的學者1999年卻因抑鬱症跳樓自殺了，時年59歲，看不到中國社會後來的巨大變化，以及中德關係的深化。

由於歷史因素和經濟落後，不少中國人嚮往西方文化，為吸收別人的經驗和知識，努力學習別國語言，相對來說，西方人學中文的比例卻很少，了解當代中國的更少，以致很多西方人對中國的印象停留在半世紀前的文字記載中，造成文化偏見和文化不平等。這亟需一些願意了解中國又作風平實的漢學家們秉持公心、客觀評述。



方寸不亂 方芳

商業操作

網絡世界資訊爆棚，短片傳送不絕，我是少看短片的，一來花時間太多，二來誇張渲染，三是聲浪干擾，四是造假太多。

說到誇張渲染的短片，往往打開了啼笑皆非，比如不少以「性感女郎」為頁面的養生題材，頁面和內容風馬牛不相及。

內地的朋友對此的解讀，可能這是為了讓讀者「吸睛」而打開閱讀，是一種噱頭；另一種解讀為網管太嚴，才以迂迴曲折手法展現真正內容。無論這些貨不對辦抑或過分商業宣傳，都令人反感。

疫下在家劇劇，發現內地的電視劇不乏高水平之作，但在商業操作下，大打折扣。好像湖南衛視熱播劇《巡回檢察組》，此劇邏輯縝密，懸念迭起，情與法、是與非、善與惡，都有展現和衝突。

劇本闡述了一個關乎全社會公平正義的大道理，那就是「人民的正義」。內地劇都有這樣的操作，每一小節都讓該片的明星出來賣廣告，宣傳該劇的贊助產品。如果是一般古裝劇、搞笑片、動作片都問題不大，但嚴肅執法主題劇，太商業操作就變了調兒。一分鐘前被劇中義正詞嚴的「省政法書記」感動，下一分鐘就在廣告中見「省政法書記」現身推介汽車，教觀眾怎樣連戲呢？

而且，廣告還植入劇情中，刻意得大着痕跡，贊助商的零食、純水在鏡頭前晃來晃去不在話下，連牌字名稱都在對白中唧唧上口。有一情節更離譜，「省政法書記」在家中客廳與同系統高層人員商討案件，傭人竟然可在客廳裏抹抹抹不用避席，是不是匪夷所思呢？哈，原來傭人一角，也是為了一句推介廚具對白而有得留低。如果劇情都在為廣告串連，再有誠意再好看的劇，都被廣告牽動得不倫不類了。商業世界的操作也有高明與不高明之別，可惜高明的太少了。



百家廊 鍾倩

2020記憶：一切過往都是有去無回的人生

「時間過得太快了，2020年重新再來一遍，那該多好啊！」當我在朋友圈發送完這條信息後，立馬有朋友秒回：「難道你想重新經歷一遍嗎？」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但是，他並不理解我的心情。庚子冬春，一場新冠肺炎，為所有人的心靈打上疼痛的烙印，我也毫不例外。回望那段日子，我依然能嗅到酒精的味道。快！快些！再快些！白衣天使在與時間賽跑，我在後方也在與時間較量，身為評論員的我挑燈夜戰，構思文章，把希望和力量敲進鍵盤，也把一個又一個階段性勝利敲進歷史冊頁。「哪有什麼勝利可言，挺住意味一切」，我第一次體會到詩人里克爾這句話的精神內涵，人是何等的渺小，挺住就是最大的勝利。

疫情發生後，我結識了山東首批援助湖北醫療隊九十後隊員楊雪，她是濟南市第四人民醫院重症醫學科年輕護士，也是首批援鄂醫療隊年齡最小的白衣戰士。通過多方採訪，我記錄了她的援鄂故事，邊寫邊流淚，一度不能自己。我多次問自己，「如果我是楊雪，能像她那樣不顧男男女女勸阻，除夕夜毅然報名出征黃岡嗎？」凡事落在自己頭上，都會變得異常艱難。關於生與死，選擇與放棄，犧牲與奉獻，我想了很多，卻獨獨找不到出口。

疫淨花開，生活如常。這個時候。老天再次給我開了一個玩笑，爸爸突然去世，我成了世界上沒有爸爸的孩子！6月的最後一天，成為我永久的痛。或許，人生的失去有3次，第一次是目睹離別，第二次是經歷離別，第三次是心靈絕望。我就屬於第三次，整顆心就像一下子鬆開了底，脊樑骨被抽離，我竟哭不出眼淚來，就像被硬物堵塞了淚腺。對我來說，花季患上重病，中年痛失父愛，這些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人生至痛。我第一次覺得，沒有了爸

爸，我才真正坐在了輪椅上，徹底沒有了依靠！得病後為我四處求醫問藥的是爸爸，最支持我文學創作出版新書的是爸爸，從小到大對我影響最大的也是爸爸……爸爸走後，13年來我第一次中斷了寫作，坐在電腦桌前靜靜發呆，不知不覺到深夜。經常地會想起那個中午，我坐車去殯儀館送爸爸最後一程，車輛一律不准入內，搖下車窗，我幾乎用懇求的口氣對值班保安說：「讓我進去吧，去送爸爸。」對方立馬放行，陰沉的天空下，他的另一隻手裏托着一碗麵條，已經坨成麵疙瘩。疫情籠罩下的殯儀館，到處瀰漫着消毒水的氣息，顯得愈發淒涼與虛無。爸爸依然很安詳，就像睡着了一樣，我這樣一步之遙望着，望着，心底的不捨，眼裏的心疼，胸膛裏躍動的情緒，就這樣隔着空氣翻湧着，似乎時間凝固在手心裏，我就這樣與他離別。媽媽留下等候取骨灰，天氣預報傍晚有雨，就沒帶雨傘。誰料，媽媽剛掏出骨灰盒，天空就像卸開了大口子，大雨傾盆，狂風亂作，即使有雨傘也撐不住。媽媽只能在牆根處避雨，這一站就是一個多小時。事後，某個午後，我翻閱台灣作家簡媜的書，在送別公公等候取骨灰時，她寫道：「爸爸，再見，火來了要躲開！」看到這裏，我的淚水順着臉頰簌簌而下，哭個痛快！

過日子是過以前，每個人都是靠反芻記憶過活，這是爸爸走後我才明白的道理；過日子也是過瞬間，過去我總是想當然地以為人生漫漫，來日方長，其實生命就是此時此刻。好朋友閩姐的小叔子，查出腸癌晚期，結婚幾年，沒有孩子。賣掉房子，傾盡所有，化療治病，他一度要放棄，並做出一個讓全家人吃驚的決定：離婚，這樣就不會拖累妻子。他的妻子閩蘭多次向閩姐求助：「我進退兩難，該怎麼辦？」那3個多月裏，閩姐寢食難安，甚至無心工作，她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她，

絕望中的力量 2020歲末感言

今天是2020年的最後一天了，自2019年開始，我們在惶恐不可終日的社會暴動下，膽戰心驚地活着直到今天；大家的日子確實不好過，承受了極度沒完沒了的精神壓力。真真實實感受到，日子沒有最壞，只有更壞！回想以前的香港，是一個多麼美好的城市。

而今我們如何勇敢面對身處的困境及那遙不可知的未來？坊間出現一些說法，說2021年的日子比2020年更壞！明天即是2021年的元旦，面對新的一年，香港會有什麼事發生？美國會發生些什麼事？還有，地球又會有什麼變化呢？我們真的不得而知，就算是預言家所說的，也不一定全中；既然不可預知未來吉凶，我們唯一能掌握的，就是抱持自己堅韌的生命力！無論日子多難捱，我們都要樂觀地活下去！相信烏雲滿布的天空雲頂上，仍有燦爛的陽光。

從2019年的下半年開始，不時聽聞有人輕生，我無限惋惜，需知道，這正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，讓我們碰上了！知道嗎？生命經過磨練才顯真諦，鑽石和寶玉經過打磨才成極品。

每個人成長的過程，都有一本書或一套電影影響着自己，例如我每遇上困境，總會想起電影《亂世佳人》(Gone with the Wind)裏，郝思嘉(Scarlett O'Hara)在南北戰爭的廢墟裏回到自己的莊園，發現一切的一切皆被北軍洗劫一空，她餓着肚子走到自己的農地，用雙手拚命在泥土裏挖，最後終於挖到一根瘦小的紅蘿蔔，她對天發誓，不再捱餓，「上帝為我作證，我將不再飢餓(As God is my witness, I'll never be hungry again)。」這是絕望中的力量！

面對香港今天的苦，有人絕望求死，有位老人家嘔之以鼻地說：「雖然有疫情，但只要守在家裏有吃有喝，怎麼算是苦？日本侵華，香港陷入3年零8個月，沒有吃，沒有穿，隨時連生命也不保，被日軍殺害，這才叫苦！」今年(2020年)是抗戰勝利75周年，官方與民間皆紀念此一國殇，並呼籲發揚抗戰精神！什麼是抗戰精神？就是團結精神！面對日本侵略，拚死守家護土，中華民族地不分南北，人不分男女、不分黨派。這也是絕望中的力量！

今年1月開始，有說新冠肺炎在夏天炎熱季節結束，冬季再爆發；而事實是，夏季病毒依然猖狂肆虐，到冬天，多了個「跳舞群組」傳播大量病毒；緊接着又來個英國變種病毒。

今天終可向2020年揮淚告別，但又聽說明年的日子更難捱，將會大量的公司、店舖倒閉，大量的失業潮……沒辦法解決的是困境、曠日持久的困境，即陷入絕境，有人一死了之，有人絕處重生，我欣賞面對絕境而產生的宇宙洪荒力量！活下去！

今年在疫情下，坐困家中近一年，這天秋高氣爽，跑到扯旗山的至高點，對着天空大叫一聲：「還要熬多久？」

作者供圖

楊雪護士從黃岡大別山回濟後，親手製作了一個精美手工鑰匙鏈送給我，上面墜有她的照片——身穿隔離服的工作照。我的腦海裏突然閃過一個詞語：英雄。對，楊護士就是身邊的英雄，千千萬萬在疫情面前不屈不撓的人也是英雄，我自己也是英雄。和平年代，沒有硝煙戰火，沒有鐵蹄壓迫，但是，生活的暗湧常在，生命的考驗相隨。這就是人間煙火的本來面目。後來，楊雪給我緩緩講述援鄂期間的一些事情，除夕之夜報名出征湖北，她在電話裏把銀行卡密碼告訴給母親，讓母親替自己保管，當時她就做好了最壞的準備；她的父母從肥城老家來濟與她團聚過年，媽媽腳趾骨裂受傷，但一癱一拐樓目送她坐上出租車去醫院集合；她在酒店解除隔離那一天，男友去迎接他，別人家屬都手捧鮮花，他抱着他們餵養的泰迪狗……我聽着聽着哭了，說着說着又笑了，這些難忘的片段，終將釀成美好的記憶之酒。

「我經常想重新見到某人，卻意識不到這僅僅是由於那人是我的回憶起攀滿山植花的藩籬，因此我認為——同時也讓別人相信——只需神遊故地，便能重溫昔日的殘夢了。」一年一歲，不過是給時間換個韻腳，然後繼續赶路。

「2020號」列車即將抵達終點，一切過往都是有去無回的人生，生死因境皆是時間的饋贈，失去很多人的同時，我也擁有另一種獲得——更加熱愛這個不完美的世界，更加熱愛生命本身！

往鋪上鵝卵石的淺淺的魚池裏放一群小魚，邊上零散地種上水芹菜和香蔥蒲……此時的魚池哪裏是一個魚池？分明是本呆小時候常常背着父親帶着小狗去嬉戲玩鬧的小溪。

再後來又在網上定做了一座小木橋，運回來後簡單地安裝起來，架到「小溪」的中間，水裏的小魚們有了躲避的地方，而本呆在一旁的休閒平台上不僅能「憑欄觀魚」，又能愜意地感受「小橋流水人家」的悠然的意境了。

有想參照本呆的方法做魚池的鄰居到家參觀，經過前聽後到後園去的時候看到本呆的那面紅磚大書牆，有的評價說像書店，有的評價說像圖書館，有的看完後園之後說像是民宿。本呆告訴他們，我的小時最大的夢想就是能夠住在圖書館裏，時時都可以有書看。

年關又近，不知又有多少人在裝修新屋。只是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和本呆一樣，認為家是用來滿足自己的各種想像的，讓自己感覺舒適和溫暖的。至於旁人的評價，管他呢。